讀禮通考

仁12
1062
104

讀 十四

門口 12
號 1062
卷 104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纂修官秦蕙田

喪儀節十三

小祥

儀禮士虞禮記期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云歸祥肉○疏自卒以後至十三月小祥故云期而小祥

曰薦此常事注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疏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引檀弓者證小祥提祭故有肉也辭異也

敖繼公曰三年之喪至期而小事則此未得正謂之祥也故以小言之自此以下之祭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復及其白主祖與祔異

萬斯大曰卒哭祔祭繼三虞而行故曰與尸不更策宿不更宿小祥之去祔大祥之去小祥爲日遠矣日也尸也賓也無不筮不宿可知考虞禮記第二期而小祥曰薦此祥事不著二祥之禮此當倣特牲饋食禮爲節自筮日筮尸宿賓以至於獻兄弟及私臣內兄弟則小祥之節也自筮日筮尸宿賓以至於賓長酬交錯則大祥之節也特冠服用練祥所宜不如特牲禮冠端玄爾

乾學案士虞禮篇末其言大小祥祭但言期

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注齊啐皆嘗也齊至葛啐入口○疏士人之酳嚌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賓長酳主人主人受賓長酳則嚌之也衆賓兄弟皆啐之者亦謂祭末受獻之酳啐之以其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啐之者謂受賓酳之時主人啐之也必知此主人之酳非受尸酳者以士虞禮主人受尸酳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爲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酳爲重雖在喪亦卒爵實禮爲輕受賓長酳主人啐之而已故知大小祥祭皆爲之也曾子問曰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故知大小祥祭皆爲之也

葛斯大曰士虞禮喪祭也尸酳主人主人飲且卒爵練祥吉祭何以反止於嚌啐乎疏云此主人嚌之啐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酳主人時也衆賓兄弟啐之飲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酳主人時也衆賓爵者神惠重賓酳輕也通練祥二祭於特牲禮皆不可不知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注薦脯醢也古祭告賓祭薦賓既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疏侍祭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祭而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獻賓

也

方慤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注臨事去杖敬

雜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酳也嚌之衆賓而不小祥主人之酳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葛斯大曰士虞禮喪祭也尸酳主人主人飲且卒爵練祥吉祭何以反止於嚌啐乎疏云此主人嚌之啐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酳主人時也衆賓兄弟啐之飲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酳主人時也衆賓爵者神惠重賓酳輕也通練祥二祭於特牲禮皆不可不知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注薦脯醢也古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疏侍祭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祭而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

方慤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注臨事去杖敬

雜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酳也嚌之衆賓

也濯謂溉祭器也○疏練謂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婦尚深衣有杖屨是未服又變爲繩麻將欲小祥前日濯箔戶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三事悉是爲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杖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謂鄉者變服猶杖今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敬賓故也箔日竟尸皆有賓來鄉當臨事時去杖今告箔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行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疏孝子之喪親歷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爲此練祭自爲行心其親不爲除喪而設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爲也故云不爲除喪也此除喪也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爲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在君事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爾古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注孝公隱公之祖父○疏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祭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喪事簡略於禮未備也

方慤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於禮爲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爲非禮然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於禮爲不及不及近薄過近厚與其薄也寧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曰亦而已

吳澄曰凡吉祭酳尸之後有旅酬旅酬之後有無算爵曾子問凶祭之禮中吉禮減殺若何者不行旅酬孔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此荅曾子所問之一事爾鄭注因言小祥以前虞祭及奠之二事又言小祥以後大祥祭之一事所以異於吉禮者四事奠酬於賓謂致爵於賓以主人所酬之爵奠置於賓席前而不舉是酬賓之爵非致爵於主人主婦者也

穀梁傳文公二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疏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黃幹曰案張子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於其廟今案橫渠之說如此鄭注亦然既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此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夫之矣但練雖遷主於廟祭訖復反主於寢

魏了翁讀書雜鈔遷廟早晚左氏傳云烝嘗禘于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卿大夫入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

乾學案鄭氏士虞禮注凡祔已復於寢練而後遷廟其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與注禮言小異賈公彥遷就其辭故云鄭意除練時特禘三年喪畢更有此特禘之禮也左氏傳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言善矣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顧自周以後皆卒哭乃祔開元禮獨於練時行祔禮不可解也

萬斯同曰穀梁言練而作主壞廟鄭康成從之張橫渠黃勉齋亦從之杜元凱本賈服之說言遷廟在三年喪終而穀梁啖趙之呂與叔亦謂既除喪然後主遷新廟衆言淆亂如此將何所適從愚謂論周家之禮當以周人之言爲據穀梁子周人也以周人而言周制豈有謬乎遷廟之期儀禮戴記無明文幸有此傳可據則據此傳以斷周制自無可疑且桑主曰虞既用於虞祭之日則栗主曰練必用於練祭之時既作主則入廟矣豈有名之爲練主而不用之於練祭者使其仍祔於祖廟則不必更作新主既已更作新主則必遷之於新廟可知矣不然何名爲練主而又將何所置之乎說者謂練主雖入廟亦仍還祀於寢與虞主同是又不然虞主無入廟而還寢之理儻果還祀於寢則是時王父已遷將廟有虛主矣昔者孔子言之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國君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爾孔子謂廟無虛主而諸儒乃欲使廟有虛主乎故言練主不入於新廟與一梁之言又如彼則作主即以入廟而遷廟即在練時章章矣又何疑

乾學案遷廟當在三年吉禘之時辨見五十

二卷

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疏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疏謂庶子爲大夫士練後各歸其宮也○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練而食菜果注果瓜桃之屬

雜記大夫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

問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居堊室

寢有席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四品以下及庶人附）小祥祭○主人有司先制栗主并趺置等如喪主之禮（四品以下無）前一日之夕毀廬爲壐室設蒲席周喪壐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如卒哭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四品以下無主人加整拂几筵以出）祝於靈座之西更設喪主座東向祝奉喪主置於座訖祝出迎栗主入置於舊靈座祝開匱奉出栗主置於座訖設几於右乃出（四品以下無奉主儀）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內外衰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應拜者立）哭盡哀相者引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要絰周服者皆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婦人素服吉髽相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靈座前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哀子某（父没稱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妣云妣夫人某氏）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嘉蔬嘉薦禮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祇薦祥事于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與進跪奠版於靈座前興還罇所（主人哭拜與祝與奠版同時）相者引主人

就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主人依次立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祝與進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奠主闔戶以降其喪主祝奉出埋之於廟門外之左四品以下俱祝闔戶以降無奠主儀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又周而大祥

政和禮品官喪儀小祥〇前一日之夕毀廬爲壐室設蒲席周喪壐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具饌如盛奠其日夙興祝先入室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絰著練冠婦人素服吉屨贊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自東階設

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及奠酒如初就進立於靈座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朔日辰孤子某母曰哀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祥事于考某官封謚尚饗祝與主人拜退復位次引亞獻終獻如虞祭之儀內外再拜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降自西階就次內外皆出少頃徹饌闔戶降出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菜果飯素食

庶人禮小祥〇前一日之夕毀廬爲壐室設蒲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於堂東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主人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絰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絰周服

者除之丈夫素服吉巾屨婦人素服吉屨贊者引主人倚杖如初乃升內外俱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及篚酒如初祝進立於靈座右內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于考某人之靈尚饗餘如虞祭之禮自小祥止朝夕之哭哭無時 哀至則哭

司馬氏書儀 小祥 ○將及期年先以栗木爲祏版并趺皆如桑板之制考以紫囊妣以緋囊盛之各有藉褥貯於漆匣於十一月之末主人設香爐炷香卜筮日於影堂外西向先擇日於來月下旬卜筮之不吉次擇中旬不吉次擇上旬既得吉日主人焚香於靈座前北向立祝執辭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讀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

日祗薦常事于先考某官 妣言某封 占既得吉敢告既讀卷辭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退 或不卜則從初日 小祥前一日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髮翦爪衆丈夫灑埽滌濯主婦帥衆婦滌釜鼎具祭饌如時祭 主人主婦縱不能親爲亦須監視務極精潔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 禮既虞卒哭則有受服間傳期而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婦人裁長裙不令曳地而已應服期者及小祥皆改吉服然後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 執事者置卓子設香爐酒盞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巾於靈座西南別設座於靈座前卓子之右東向別置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栗版匣及筆硯墨於其上主人立於靈座前北向使善書者西向立題栗版畢以蠟塗炙令入理刮拭之復納於匣祝盥手奉桑版置於靈座舊位出之藉以褥主人盥手焚香斟酒酹之退少立祝執辭出讀曰年月日孝子某 開元禮小祥祝文猶稱孤哀子案士

虞禮祔祭已稱孝子故今從之 伏唯尊靈捨舊從新是憑是依祝興主人再拜哭盡哀 明日夙興執事者設洗於阼階之南設盥盆帨巾於其北又設匜水於其西又設香卓子於階上近北西向設香爐香合香匙於其上又設火爐湯瓶火筯於西階上對酒瓶設盥盆二於西階下〔盆有臺供親戚盆供執事者〕各有悅東上乃具饌陳於堂門外之東質明主人倚杖於門外〔喪服小記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注然則練杖不入門明矣〕入與期親各服其服坐立哭若大功以下有來預祭者釋去華盛之服同序坐立亦如虞祭之位大祥禫準此哭盡哀 主人及期親出就次易練服及吉服復入就位哭頃之祝止哭者主人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丈夫設肉食主婦帥衆婦女設麵食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斟酹酒如虞祭祝執辭讀曰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妣云某氏〕來日小祥栗主既成不隋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此常事于先考某官〔妣如前〕尚饗祝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哭止亞獻終獻闔門啓門復入就位皆如虞祭祝東向告利成如卒哭祝斂栗版韜藉匣之置靈座主人以下哭拜出就次執事者徹饌如虞祭祝取桑板匣帥執事者徹東向坐埋桑主匣於屏處潔地

朱子家禮小祥〔鄭氏云祥吉也〕〇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倣此〕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練服〔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西婦女漉釜鼎具祭饌他皆如卒哭之禮〕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為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喪禮云小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不服金珠錦繡紅紫唯為妻者猶服期楊復曰案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家禮於婦人成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絰帶之文此為疎畧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為正

丘濬曰案家禮於設奠陳練服下既曰男子以練服爲冠而不言冠之制又曰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而不言別有所著今考之韻書練漚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爲冠服故謂之練焉古人因其所服遂以爲小祥之冠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注謂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則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其功衰雜記亦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注謂三年喪練衣黃裏縓緣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則小祥別有衰明矣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腰帶繩屨注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葛腰帶用葛爲腰絰也繩屨小記曰練皆腰絰杖繩屨今擬冠別爲練其制繩武條屬右縫爲屨也又喪服小記曰練皆腰絰杖繩屨今擬冠別爲練其制繩武條屬右縫一如衰冠但用稍麄熟麻布爲之其服制則上衰下裳一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麄熟麻布爲之不用負版適衰腰絰用葛爲之麻屨用麻繩爲之又杖用竹可杖用桐如故○又案温公書儀謂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婦人長裙不令曳地蓋不復別有所製唯仍其舊而已冠上去首絰服上去負版等三物婦人之服只截去長裙令不曳地噫古禮以小祥爲練小祥而不製練服可乎故今擬爲練服如古及擬婦人服制亦用稍麄熟麻布爲之庶稱練之名云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

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與焉盛之器與夜處小

入哭祝止之降神如卒哭之儀

牲柔毛柔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唯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侑食闔門

啓門

辭神皆如卒哭之儀

始食菜果

又易服復不居奄及小祥暴不寧敢用潔

朱子語類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

儀節祝出神主主人以下入舉哀門外少頃哀止就次易服各出就次易服畢各具新服

降神自此以後儀節並同卒哭

祝文維年歲次朔日辰並同前

明會典品官禮小祥○期而小祥喪至此凡十三月不計閏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前期一日喪主以下皆沐浴喪主帥衆夫灑埽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如卒哭設次陳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喪主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皆

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乃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之儀祝版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夢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庶羞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果

庶人禮小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皆沐浴具饌陳器設次陳縓服於其所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喪主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出就位哭盡哀贊者引喪主婦以下各就次乃陳練服贊者引喪主倚杖如初乃升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盥手奠酒祝進立於靈座右內外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告于考某人之靈歲月驟殂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荼裂謹以清酌庶羞祇薦常事尚饗退復位內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女子子還別室自小祥之後止朝夕哭

大祥

儀禮士虞禮記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注又復也○疏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變常言祥者亦是常事也

徐元文曰儀禮虞卒哭之後尚有祔練祥禫四祭並不言祭之儀節者蓋以祔祭之禮既倣特牲饋食為之則練祥諸祭皆倣特牲可知故不言也況士虞禮後即繼以特牲饋食之篇其意更可推而知矣特所異者常祭則有旅酬而練無旅酬常祭則有無算爵而祥無無算爵蓋亦以漸而殺則禮亦以漸而隆至於除喪而禫祭始盡用其禮爾自注疏專指特牲為四時之常祭似乎練祥諸祭制禮者有關文矣豈知特牲饋食固為四時之常祭可通於練祥之喪祭哉觀特牲贊命之辭止言皇祖而不言某氏配鄭氏亦為禫月吉祭之禮然則作儀禮者以特牲繼士虞之後豈無意乎

乾學案大祥之祭亦倣特牲饋食禮說見小祥篇

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喻月吉祭玄冠朝服五
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喻月而祭作樂作無哭者○疏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哭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鄭此注之意以祥喻月作樂故禫時無哭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爲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也

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注鼓素琴始存樂也

檀弓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疏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小記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注笑其爲樂速

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注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

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喻月則其善也疏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然時人皆廢而此獨能行何須笑之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孔子曰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注哀未忘

十日而成笙歌注喻月且

疏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絰杖繩屨故不云杖絰屨不以凶臨吉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注爲期爲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葬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玄冠朝服既祭之端而居復平常也○疏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爲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斬明日祥祭之期此時主人即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至明旦祥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注云正祭服也案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皆卑上而祭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案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皆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祭猶縞冠未純吉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縞麻衣者間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故著縞冠素紕麻衣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故云玄衣黃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未大吉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綏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綏冠也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無事之時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綏冠四

詰不注者 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疏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吳澄曰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

哀情之殺以漸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注譏其蚤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繢冠素紕故譏其蚤禮既祥白屨無約戴德喪服變除禮云既祥而著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疏此絲屨組纓禮後之服今既祥而著絲屨以絲為飾約繢純之屬士冠禮云白屨繐約繢純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飾約繢純也

方慤曰以絲為屨之約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蚤矣既祥之屨如之何曰徹約既祥之纓如之何曰用素有子孔門高第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注彈琴以散哀也

張子全書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子夏既除喪而見 注見於孔子 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注樂由人心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注雖情異善同俱順禮○疏此言子夏子張者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為正知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

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又期而大祥有醯醬○

又期而大祥居復寢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 注此謂庶人也從政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喪大記祥而食肉○既祥 黝堊 注黝堊堊室之飾也 地謂之黝墻謂之堊

徐秉義曰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倣初虞為之矣至卒哭之後尚有祔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畧陳祔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下篇特牲饋食禮是也特牲之禮雖屬四時之常祭亦可通於卒哭後之喪祭故士之

省牲
祔祭倣之祔既倣特牲則練祥禫三祭自倣特牲可知故經於大小祥祭止言祝辭之異而不詳其祭也主於哀祔以後之祭專爲死者而祭猶在寢則其祭也主於哀祔以後之祭專爲死者而祭猶敬此所以虞卒哭則有士虞之篇而祔練祥即用特牲之禮也但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不行無算爵則祔祭與練同夫婦得致爵而不得旅酬原未純用其全也此以漸而即吉之說也至於禫祭乃始盡用夫吉禮觀士虞禮之後即繼以特牲之篇則作者之意曉然矣孰謂特牲專指吉祭哉又孰謂儀禮無祭禮哉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禮四品以下至庶人附大祥祭○前一日之夕除聖室張帷又備內外受服各於其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如小祥之禮其日夙興內外各服其衰服並於次哭盡哀除服者著除服訖又哭盡哀止昧爽前六品以下云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靈筵啓匱出神主置於座右几筵以出四品以下唯祝拂几筵以出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者先入位於罇罍之後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座前置設訖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以出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哀子父喪稱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姓一字某夫人某氏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謂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祥事于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主人以下各還外寢妻妾女子子以下還於寢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

置主 闔戶而出間月而禫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食有臨醬

政和禮品官儀大祥○前一日之夕除堊室張帷備內外大祥之服於次主人及諸子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素服主人以下皆哭盡哀止掌事者設饌如初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于考某官封謚尚饗餘皆如小祥之儀主人以下還外寢妻妾女子于以下還於內寢掌事者除靈座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間月而禫

庶人禮大祥○前一日之夕除堊室張帷備內外大祥之服於次主人及諸子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於次哭盡哀掌事者設饌如初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于考某人之靈尚饗餘如小祥之禮主人以下還外寢妻妾女子還於寢掌事者除靈座白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間月而禫

司馬氏書儀大祥○再期而大祥於二十三月之末主人卜日如小祥禮丈夫禫服垂腳幞紗帽皂腳鐵帶或布裹角帶未大祥間假中（今世丈夫禫服垂腳幞紗帽皂腳鐵帶或布裹角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謁人家亦假而服之婦人可以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屨其金銀珠玉紅繡皆不可用開元禮云備內外受服禫祭云仍祥服又云著禫服案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爲除服即著禫服今從衆）其日夙興執事者設酒饌香火盥器皆如小祥質明主人與未除服

者入就位於靈前立哭盡哀已除服者若來預祭亦哭於故位如小祥出就次易禫服復入就位哭頃之祝止哭者主人降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男子設肉食主婦帥衆婦女設麪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斟酹酒如虞祭改小祥祝辭云奄及大祥又曰薦此祥事唯不改題栗主埋桑主外其餘如小祥之儀祭畢遷影堂及祠匣於影堂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朱子家禮大祥○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設次陳禫服

丘濬曰案說文黲淺黑青也今世無垂腳幞頭之制凝有官者用白布裹帽白布槃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布帶婦人純用素衣褭

朱子語類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但改其祝辭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告遷於祠堂以酒果告如朔日之儀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遷而西向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遷於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埋於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

儀節序立主人詣祠堂前盥洗啓櫝出主參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降神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斟酒主婦點茶茶畢與主人並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興平身主婦復位主人進奉主於卓子上執事者洗其當改字別塗以粉俟乾其親盡者以紙裹暫置卓子上題主命善書者改題曾祖考妣爲高祖又改考妣爲曾祖又改祖考妣爲祖題畢遷主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少退立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復位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敢昭告于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某官

府君某氏某封親盡神主當祧某官府君某氏某封

神主改題爲高祖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爲

曾祖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爲祖世次迭遷

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尚饗祝文神主止書官封稱呼而不書高曾祖考妣者是時高祖親盡曾祖祖考妣神主未改題故也○案喪服小記父母並喪則先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今擬若父先死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爲喪主惟祔於祖母之櫝不必告遷也待父死之後然後用此儀節告遷而於祝文大祥已屆下添入及先妣某封某氏先亡祔於祖妣於禮遷入廟之上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並享不勝感愴並同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序至祠堂前哭止

儀節　序立以下至辭神以上共儀節並同小祥但辭神後添舉哀　焚祝文

祝奉新主入祠堂　主人以下哭從至祠堂　安神主安神主於櫝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祝文並同小祥但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

儀節　序立如常儀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畢並立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　跪　讀祝

俯伏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送主執事者用盤盛主捧之主人自送至墓側

埋主 祝埋畢始毋案楊氏附注引朱子祕日與學者書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墓有取於橫渠祫祭後奉祧主於夾室之說也而楊氏亦云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於廟夫所謂合祭者即橫渠所謂祫祭也家禮時祭之外未嘗有合祭若即是時祭又不知設新主位於何所今不敢從且依家禮爲此儀節庶幾不失云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玄孫某敢昭告于五世祖考某官府君妣某氏某封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百拜告辭尚饗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朱子語類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李繼善問曰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弦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則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弦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爾

楊復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記改題遷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又案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祫祭而後遷蓋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據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婉轉此爲得禮而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有祔廟爲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遷廟者其爲體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據遷也況禮新昭穆孫必祔祖凡祫祭時孫常祔祖今以新主且祔於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祫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於廟故並述其說以俟參考○高氏告祔遷祝文曰年月日孝曾孫某敢昭告于曾祖考某官府君曾祖妣某氏伏以歲月遷易祖考遷祧禮不敢不至

問比者大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冠不得不易而食肉欲以逾月爲節不知如何朱子荅曰逾月爲是○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馮善曰或問家禮大祥用酒果告遷於祠堂楊氏附注以爲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遽行迭遷乎二說不同今當何從曰考朱子與學者書亦從橫渠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自與家禮不同今從附注

【輟】梁與蕭國材論家禮纂要書來說云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今案此說是矣但謂凡筵必三年而除施之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凡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猶以父爲主故也請裁之

明會典品官禮大祥○再期而大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如小祥）設次陳禫服以酒果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者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祝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從如祔之序至祠堂前止哭執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庶人禮大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具饌陳器陳禫服於次乃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而遞遷之虛東一龕以俟厥明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於次哭盡哀掌事者設饌於靈座前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尚饗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祝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送掌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一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纂修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四

禫

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 注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

敖繼公曰中如中夜之中謂半之也中月者祥之後半月其相去蓋十五日也如以乙丑日祥則或以己卯禫矣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此之謂與

乾學案禫在二十五月諸家辨說甚多詳見第二十九卷

徐師曾曰中月而禫二十七月也詳禫月數篇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疏謂是禫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行四時之祭於羣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祭以前不以妃配也案禮記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下旬為之此禫得行四時之祭則可從吉事先近日

用上旬為之若然二十七月上旬行禫祭於寢當祭月即從四時祭於廟亦用上旬為之引少牢禮者證禫月吉祭之禮也於何知之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後月吉如少牢配可知也

萬斯大曰特牲饋食禫月吉祭未配考少牢禮祝辭曰萬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禮祝辭不及配故知為禫月吉祭也既曰吉祭則四時常祭矣何以不及配在禫月也禮月何以不及配喪終矣哀未忘也因父喪之禫而廢祖之配可乎曰三年不祭並廢久矣至是而始復焉復以其漸也既不及配矣安知非即祭父之禫乎曰祝辭稱孝孫則祭祖也非禫也既曰祭祖而祝辭曰適其皇祖適者其誰也

復焉故為是始適之辭云爾

萬斯同曰吉祭猶未配諸家皆謂祭羣廟之祖不以祖妣配引少牢祝辭以某妃配某氏而特牲禮無之為證愚獨以為不然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於祖禰耳當禫之月而行宗廟吉祭則但祫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是之謂吉祭猶未配蓋服雖除而哀猶未忘不忍遽同之於先祖也豈謂祭羣祖而不配以祖妣乎從來祭祖無有不配以祖妣者寧有因于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是欲致哀於吾親而實得罪於祖妣不孝之大者也先王豈有此瀆亂不經之禮乎然則少牢何以言配而特牲不言配曰特牲不言配於宰贊命之辭見之此蓋文有詳略記禮者偶不及之非謂祭祖可不配妣也只經文有不足者往往彼此互相證此不言配正當取少牢之辭以見其必有配豈得反因彼之言配以疑此之無配乎況少牢陰厭祝辭言祖而又言配特牲陰厭無祝辭非唯不言配并不言祖寧可因其不言祖而謂祖亦不祭邪鄭氏見無祝辭即取少牢祝辭以補之正吾所謂彼此互相證之義也祝辭可取彼以相證而贊命之辭獨不可取彼以相證邪且特牲固為祥禫通用之禮其實即四時常祭之禮儻專指為禫祭之禮則於此說猶可通若此禮而常祭皆用之也則祭祖何為不及其妣乎亦可見此說之必不可通矣故吾謂吉祭未配乃新死者之未配祀於祖禰而非妣之不配食於祖也敢書之以質於知禮者焉

乾學案禫祭之禮全用特牲饋食篇之儀蓋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禫則既行旅酬又加以無算爵一如特牲禮行之故儀禮士虞之後即繼以特牲之篇非無故也今取其禮附錄於後不但禫祭可考即祔練祥三祭亦可因以考見云

特牲饋食禮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疏鄭知非天子之士者案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用特牲故知是諸侯士也

郝敬曰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故是篇首云冠端玄與兄弟之服辭曰諏事適皇祖不言配皆繼前篇虞後祥禫等吉祭言否則何為反以士先大夫邪

葛斯大曰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為重也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圭者何所以給粢盛也故王制云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蓋有田則粢盛具而牲殺器皿得因之以備無田則無以具粢盛也就二禮考之尸者祭祀之主食飯唯尸而他人不及嘏者受福之重嘏唯用黍而他物不及此食之所以重而特舉以為名也前篇士虞雖不名饋食然尸入之後亦先飯而後獻酢與特牲禮同要知周時凡士大夫之祭皆先飯後獻其既也實主旅酬爵

行無算蓋以食禮始而以燕禮終其大較也謂之饋食者何凡孝子養親曰饋于珍養唇禮婦饋特豚以明婦順而此禮黍稷之設必主婦親之故曰饋食者事死如生之義也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注諏謀也士賤時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己之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注冠端玄玄冠玄端門謂廟門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注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之祭則族人皆侍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注士之屬吏也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爲筮人設之也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注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疏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者少牢吉祭猶未配此與彼文同故知是禫月吉祭也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

占曰吉注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注遠日旬之外日宗人告事畢

張子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注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乃宿尸注宿讀爲肅肅進也進放繼公曰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命筮之辭異故特見之明其餘皆同也某之某謂某之子某也春秋傳曰潘尪之黨申鮮虞之孽皆謂其子之者使知祭日當來也前期三日說見士冠禮案注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不及天子諸侯者天子諸侯所祭者遠爲尸者不必皆其孫之倫或但以昭穆爾

郝敬曰越宿預戒

宿祭前二日也

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

上注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
敖繼公曰上言筮尸如求日之儀則是筮時兄弟咸在所筮若亦存焉筮之而吉不即告之乃於其既歸也然後親宿之於其門者尊之而不敢苟也北面者亦尊尸若不敢必其西面見己然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注不敢南面當尊

敖繼公曰出門左西面見賓客之正位也主人北面尸不南面見之者辟尊者之禮也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荅拜注主人先拜尊尸　宗人擯

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注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　祝許諾致命注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注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

敖繼公曰拜稽首亦尊尸也尸既許諾則成爲尸故於此不荅拜

尸入主人退注相揖而去尸　宗人擯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　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注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爾　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

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

敖繼公曰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爲之故下文別云敢明以別之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注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　楎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注順猶從也楎之制如今大木擧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

士腊用兔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注其西楎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楎以其生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凡席兩敦在西堂

敖繼公曰豆籩鉶蓋在東房之東牖下南上者豆二以並在南二籩次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唯主於器士家亦有左右房於此見之矣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注初筮位也　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注不豫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注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官近廟　主人再拜賓再荅拜注衆賓再拜賤旅之得備禮也　衆賓荅再拜

敖繼公曰衆賓荅拜言再者字誤也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注為視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凡席也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注為視牲北面告賓有司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注充猶肥也雍正宮名也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曰羹飪注肉謂之羹飪熟也謂明日質明時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房南面視側殺注夙蚤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幺端者側殺殺一牲也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饎宗婦為之爨竈也西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注亨煮也煮豕魚腊以籩各一鼏視濯也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注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注如初者取面實之既而反之故繼公曰如初亦如其南上之位也記曰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及主婦賓長長兄弟之豆籩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之於鉶之北矣

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注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不升鼎者異於神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凡席陳于西堂如初注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注為神數飾也至此使祝接神面始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綦屨屬也此衣屨之飾也則曰舄妥則始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注具猶辦也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宗人告北面立于中庭注佐食賓者立于宗人之西敖繼公曰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食于旅齒于兄弟是也鄉於門外猶在兄弟之位至此乃立于中庭以事將至宜異其位也此中庭謂東西之中其南北則參分庭一在北與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注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

在北注主婦盥盥于內洗昏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注命之盥出當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助主人及賓舉鼎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注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麕士腊用兔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注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朼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刋其本與末朼畢同材明矣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以御他神物惡祭又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乃主人不親舉爾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用棘心叉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注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贊者錯俎加匕注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綪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敖繼公曰贊者取匕俎于東壁東執以上而錯俎于鼎西加匕于鼎上而朼俎亦在豕俎之北也此贊者蓋三人其二人各合執二俎一人兼執三匕與知取匕俎于東壁東者士虞禮匕俎在西墊之西此士吉祭當反之也乃朼注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朼也郊特牲曰朼之為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佐食升朼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注入設俎載者腊特餽熟方也凡餽必方者明食味

人之性所以正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注宗廟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芼菜也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西南面注酌奠奠其爵觶乃奠之敖繼公曰酌奠酌其所奠之酒也又云酒而云奠因事名之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注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疏引少牢祝祝以下者欲見迎尸之前釋孝子之辭也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于門外注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為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主人降立于阼階東注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亦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為厭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簞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注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注妥安坐也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饗勸彊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

之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挼于醢祭于豆間注命詔尸也挼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挼讀同爾挼醢者染於醢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注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其之唯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明神享之注鉶肉味之有菜和者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注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設大羹涪于醢北注大羹涪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爲神非盛者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注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乃食食舉注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

敖繼公曰乃食乃以右手食食也既食食則食舉所以安之

主人羞肵俎于腊北注肵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

敖繼公曰肵俎一而已故主人可以親設之神俎多宜使賓也不言降與升文省少牢禮曰主人降與升自阼階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注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

侑也

敖繼公曰此祭以饋食爲名故嘗食而尸尤尊雖主人拜亦不荅也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注幹長脅也獸腊尸實舉于菹豆羞用肺脊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注庶衆也衆羞以羊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腥炙臐醢南上者以腥炙爲上以有醢不得紳也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三成飯如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三成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舉肩及獸魚如初注不復飯者三三者七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脅後有自上而卻下紳而前終始之次也佐食盛肵俎俎釋于三个注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肵俎釋以歸尸俎僎三个爲改鼎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腸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注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〇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酳者尸既卒食又卻頤行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尸受主人拜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注曰送爵者〇祝酌授尸尸右取肝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

以醋主人注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古文醋作酢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
退佐食授挼祭注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
敖繼公曰此挼亦因與授字相類而衍也以神
祖敦之黍稷肺祭授之者象尊者賜之食然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注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
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也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
嘏主人注猶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疏案少牢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
于天宜稼于田眉壽
萬年勿替引之是也
敖繼公曰少牢饋食禮所載嘏辭乃祝傳
尸嘏者也此尸親嘏其辭之首與彼異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
季指卒角拜尸荅拜注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
敖繼公曰左執角謂右手將有事也詩字未詳或曰敬慎之意內則曰詩負之
亦此意也拜不興爵受黍不祭皆異於大夫也季指左手之小指也挂袪於指
以黍在袂中故也古者袪狹於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
遺落也主人拜受黍而尸不荅拜者以其受神惠故也
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注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
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筵

祝南面注主人自房還時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
醢俎注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
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
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酌
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
主人荅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主婦洗爵于房
酌亞獻尸注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主人之事儀簡爾
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于主人北西面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
注兩籩棗栗棗在西
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祭酒啐酒注籩祭棗栗之祭其祭之亦於豆間兄
肵出注出者俟後事也尸卒爵祝受爵拜送如初注送者送卒爵○酢如主人
儀注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內子也尸拜送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
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注撫挼祭云親祭佐

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室
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

如初卒以爵入于房注及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賓三獻如初

燔從如初爵止注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

拜送爵注主婦拜於北面也宗婦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祖入設注佐食設之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

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

注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為絕肺染汗也刲肺不挩手肝從左執爵取

肝挽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

末坐卒爵拜注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主婦荅拜受爵酌醋左

執爵拜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

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

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

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注主人更爵酌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三獻作止爵注實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實入尸北面曰皇尸請舉爵尸卒爵酢酌獻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

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注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實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

楊復曰今案上文主人主婦獻佐食畢又致爵于主人主婦故洗爵酌致為異事新之也

主人降作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注拜賓而洗爵為將獻之如初視濯時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者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

爵主人在右荅拜注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俎注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畧云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薦脯醢設折

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坐荅拜受爵酌酢奠爵拜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

薦俎從設注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於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荅拜焉降賓爵于篚注衆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飲賤不備禮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之荅拜作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注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酬賓賓在左注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觶拜賓荅拜主人奠觶于薦北注奠酬於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注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荅拜之東北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注還東面就其位薦西奠觶薦南明將舉○主人洗爵獻賓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注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脅設於位私人爲之與○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注獻卑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也言如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

婦人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更爵酢卒爵降賓爵于篚入復位注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注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之爲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故繼公曰無從謂所獻者皆無爵從也無從則不酢酒而卒爵亦其異者衆賓長爲加爵如初儀止注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注嗣主人將爲後者舉飲酒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尸執奠進受肝復位坐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爵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注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飫也備猶盡也每拜荅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畢荅其文爾

敖繼公曰奠銂南之觶也肝即鬳之加于俎豆者也位室中之位也坐卒觶亦異其室中之禮凡子姓受主人之獻亦立卒爵不拜既爵奠觶嗣子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兄弟弟子洗酌

于東方之尊作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注弟子後生也○宗人告祭脊注脊俎也所告者衆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乃羞注羞庶羞也下尸哉醢豆而已此所祭豆可知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賓坐取觶作階前北面酬長兄弟在右注薦南觶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于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揖復位注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注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注交錯猶言東西○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注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之省○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兄弟長兄弟拜舉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祭卒觶拜

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注奠觶於薦右非神惠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注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爵皆無算注算數也賓取觶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故經公曰此亦賓先舉奠觶酬兄弟又舉奠觶酬賓長亦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兄弟長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酬兄弟之黨長兄無算爵者謂賓主及兄弟之長皆不拜洗舉奠觶皆如初禮終而復始故云爵皆無算若其儀之與旅酬異者唯不拜洗舉奠觶酬賓長亦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亦反奠于故處賓及兄弟又更言獻者以利侍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罰禮又殺也○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注事畢於尸謂之嫌祝東面告利成注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謂之嫌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面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義士虞禮備矣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注俎所以載肵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徹庶羞設于西序下注爲將餕主人皆侍餕去之庶羞主婦尸非神餕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

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房○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注敎有虞氏之器也周制上用虞變敎言簋容同姓者如始飯其旦是故古之君子曰善終之士得從周制爾祭統曰飯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飯其旦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飯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疏云族親古文簋皆作餕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

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

授舉各一膚注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不過族親古文養皆作餕

敖繼公曰舉奠子姓也云及長兄弟之上明矣立于西階下俟命也其位蓋在賓之東北

郝敬曰徹庶羞設于室中西序使嗣子與長兄弟餕筵對席設東西席二養相對簋敦也分敦中黍稷與鉶中和羹二養各一舉奠即嗣子宗人遣嗣子與長兄弟盟于立西階下俟命也其位蓋在賓之東北

室嗣子東面尊繞體也授舉授俎內手執曰舉尸俎有三膚二養各一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

荅拜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呢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

若是者三注丁寧戒之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

祭鉶食舉注食乃祭鉶禮殺

郝敬曰養有以以先澤亭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曰拜許諾應聲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荅拜乃取舉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也乃食食飯也後祭鉶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上養上養拜

受爵主人荅拜酳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

如初儀注主人復拜爲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以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敎化之

養執爵拜注荅主人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兩養皆降實爵

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注下養復兄弟位不復升也上

養即位坐荅拜注既授爵尸內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荅拜受

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注事餘者禮畢

郝敬曰食畢主人降洗爵宰以一爵助酳二養用二爵也上養即嗣子下養即長兄弟酳有與與兄弟共飲親親之意也亦如初亦二祝也二養卒爵並降獨上養升酢主人重嗣子也嗣子既受爵于主人復己內北面之位

旋而荅拜荅主人拜受虛爵也主人出戶外西面俟徹俎陽厭也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命命佐食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亦將燕也○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注俟告利成乃執俎以出

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注宗婦既並徹徹其俎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荅送賓也凡去者不荅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注記俎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注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祭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令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凡初則固玄端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注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十七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

敖繼公曰士尸服玄端亦以其爲卒者之正服也然則尸服卒者之上服唯喪祭爾祝佐食與主人亦玄端者以其事尸於室尤爲近之故服宜與尸同言玄端者以其蓋以賤者或不能備服故制此也

敖繼公曰士尸服玄端素積者豈以素者易辦故與禮以通之其朝服之裳唯許用素積者下大夫之臣凡在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注榮屋翼也水在洗東注祖天地之右海

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順從也言南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長爲加爵也二觚長兄弟酌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觚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李竇之曰宥獻尸之時爵止一主人當致爵于主婦故爵二敖繼公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爲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飲則更之以酢于主人也四觶者其一奠于神席前其一乃主人以奠酬於賓其一乃衆賓長爲加爵於尸其一乃爵止而未舉之時兄弟子舉觶於其長者也

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幕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注設壺者蓋瀝水且爲其不宜塵

郝敬曰兩壺一盛酒一盛幺酒皆虛壺倒置棜上曰覆以瀝餘水未奠也蓋覈蓋明日即祭日乃實酒水著禁尊卑加巾幕俟主賓以下即位乃徹巾加勺

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注纁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叫烝棗烝之也烝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有滑夏葵冬葸注苦苦荼也葸堇屬乾之冬滑於葵

棘心匕刻注刻若今龍頭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注饎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招覆在南所俎心舌皆去本

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注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
者欲尸之嚮食此
祭是以薦之
郝敬曰脈俎尸食俎實以牲心舌貴之也午割縱橫割不斷也
實于牲鼎從其類熟之載于脈俎心立舌直縮直也順俎寫直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注東堂東近南之前
敖繼公曰經惟云豆籩鉶在東房蓋主於尸者也此又見賓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薦亦在東房矣賓賓長也其餘次賓次兄弟而下與內兄弟及公有司私臣也公有司私臣有俎則有薦可知經記不見之爾少牢饋食禮私人有薦脅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注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
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注宗人代授巾庭長尊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注辟位逡遁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注肝宜鹽也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注當事而未至
凡祝呼佐食許諾注呼猶命也
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注尊卑長幼從其長幼之次
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注為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
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北上注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於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衆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於右宗婦之婦婦聚斛於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斛酬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婦各舉奠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算爵乃徹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饋熟雍爨注雍熟肉以尸亨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饋熟之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於爨尸之祭盛於俎尊於瓶爨者老婦之祭盛於俎尊於瓶賓從尸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為禮乃去之
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注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鼎貳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殺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
郝敬曰俎實牲體以骨為本因尊卑為數多寡吉牲尚右故尸俎用右肩肩下為臂臂下為臑肫作髀股骨也胳骼同脚骨也正脊脊領也骨多併二為一短脅近前骨短也
膚三注為養用二厭飫一也
離肺一注離猶捵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
刌肺三注為尸主人主婦祭

郝敬曰刋肺刋斷以祭者此十一物皆豕俎也

魚十有五注魚水物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而俎實卑同盈少牢饋食禮亦二十有五而俎實卑同腊如牲骨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

郝敬曰腊野獸殺者腊俎如牲骨無膚與肺也

祝俎脾脡脊二骨脅二骨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郝敬曰祝俎祝豕俎髀尾骨脡脊即正脊脡直也祝以下俎不言魚腊同也

膚一離肺一○祚俎臂正注士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如數五體臂五體臂

膚一離肺一○主婦俎骹折注骹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

其餘如祚俎注餘謂脊脅膚肺

郝敬曰骹踦尖脛不足用骹分折也其餘謂豕脊脅以下及膚肺與魚主婦俎與祚俎同也

佐食俎骹折脊脅注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亦謂折分其全體也不言其體者

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注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畧之

敖繼公曰凡骼與骹連乃爲全體上記兩見骹折則此骼亦非全體矣不言骼折者以其可知不必言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亦謂折分其全體也不言其體者或以其所用者不定故與其餘謂脊脅膚肺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注又畧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殺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

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注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尸事者貴之亦皆與旅

薦斯大讀特牲饋食禮三則禮言小宗之法有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宗子爲主祭而立有繼高祖之宗則士之祭自高祖而下可知大夫則更有太祖其宗百世不遷故謂之大宗然禮又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于求也祫合祭也必求於君而後得祫則其常時但得特祭而不得合祭又可知考特牲少牢二禮其祝辭及命筮之辭唯及皇祖而自稱孝孫此常時之祭也其爲特祭昭昭矣蓋與祭祖以爲例其祭高曾及禰俱以此推之自稱則孝孫則適孫爲宗子也適孫爲宗子而祭祖則伯父叔父以下皆宗之以辭稱孝孫則適孫爲宗子也適孫爲宗子而祭祖則伯父叔父以下皆宗之以祭故特牲少牢二禮有子姓兄弟皆與主人同祖同父者也而伯父叔父獨未有見焉豈適孫主祭者其伯父叔父之所自出無不預祭之理禮文未有見已包於兄弟之中也其不別出爲文者宗子先祖之正體伯父叔父同祖之旁尊不以加宗故不別出伯父叔父之文所以

全宗子之尊也推此而言宗子而祭曾祖也則從祖而下凡再從者皆在焉亦於兄弟匄之也禮文所稱長兄弟者此其最尊者歟○天子諸侯於祭之始有灌地降神之事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少牢二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祝竟然後迎尸此亦降神之意鄭氏釋曾子問陰厭援此以實之天子諸侯於祭之終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故設祭於堂爲彷乎外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禮既養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此亦於彼於此之義鄭氏釋曾子問陽厭援此以實之不思祭成喪者必有尸而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也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昭昭明著非指祭祖禰時尸未入之始與尸既出之終也且厭之爲言飽飫之義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又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室西北隅屋漏故曰陽也特牲禮之改設雖於屋漏然而非用筵且閾戶牖伻之幽暗於陽厭之義謂何且使凡祭必備二厭則少牢禮何以不徹尸者有改設之事而徹尸者無之邪

乾學案祭畢設奠之時有宗人遣舉奠之文諸家據上文嗣舉奠謂此舉奠即主人之嗣子他日代主人爲後者也夫以舉奠爲嗣子而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是父拜其子矣父拜其子古今未聞而儀禮乃有之誠所不可解也不然則諸家解者之謬也○儀禮經文依敖氏元本與監本稍異

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疏吉祭之節行吉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間傳既祥復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顧炎武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注言禫明月可以用樂

馬睎孟曰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盡而尤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日文喪道日損是以既葬則虞成事則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則禫言祭有即吉之漸也始喪衰冠繩纓練則以葛易麻大祥則素縞以吟言喪有即遠之漸也祭不爲除喪而除喪者必有祭故凡變除者皆以祭爲節大祥之祭可以從吉之時而爲人子者不忍一朝之間釋衰絰而被玄黃故又有禫以延之雖然祥禫之祭皆重喪之禮也而先儒論其月則異焉以情考之蓋祥禫者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士虞禮亦曰二十五月大祥中月而禫言中月者以其在祥月中此三年之喪者也康成之說則欲以三年祥禫而視於期爲二十七月豈知父在爲母亦固有所屈乎爲父三年而得致哀成之情故祥禫同月所

以彌其日爲母而期則哀戚不得致於三年之中故祥禫異月所以彌其月蓋二年所以爲極而致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夫三年之喪既以禫在祥月之中而徙月可以作樂故魯人朝祥暮歌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至於孟獻子既禫而不樂則孔子以爲加於人一等矣在禫而樂者聽於人者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者也雜記曰親喪外除故笙歌之樂不作於未禫之前然則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言十日者蓋亦徙月之間也二年之喪致於徙禫之月而得作樂則喪道終矣此謂二十五月而禫者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注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注加猶踰也○疏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而復寢今獻子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一等

陳祥道曰禫而內無哀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側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而獻子之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間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中月而禫禫而牀○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論語去喪無所不佩

朱子語類先是一日吳兄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爲祖母承重方在禫故不敢講賀禮或問爲祖母承重有禫制否曰禮唯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既承重則便與父母一般了當服禫○或問女子已嫁爲父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

周恰曰三年之喪禮書止於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凡二十七月本朝用二十七月扣日計月實滿二十七月計月則二十八月也禫者淡淡然意則前此皆哀聲戚容至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若依禮書中月而禫則於二十八月忌日無事舉行何以釋服若再祭告是重禫也禮則瀆矣禮本諸人情親喪自盡三年之喪自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孝子之心雖加一日猶爲可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說者皆病獻子之過謂夫子言其禮過於人非先王中制也愚則謂寧過也無寧不及也少連大連善居喪三年憂禫在其中矣人子之於親也雖至情雖孝子久而易忘也何忍於祥禫之間計月日予有所限而行者謂之乎禮則可謂之孝親則吾不知也

方中履古今釋疑駁聞之父老曰禫除服之名也案諸家禮既祥則遷主於廟二十有七月而禫禫則祭皆本諸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其祭之冠朝服既祭縞冠素端黃裳終月而除之夫禮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再祭謂練祥也期而練禮也過期而猶不廢使禫而果有祭則三年而禫反可廢乎鄭氏

乃謂練祥而不禫何也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獨無辭何也凡喪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練祥之祭其他禮儀之變散見乎禮經而獨無一辭及於禫何也禫而飲酒從御作樂無所不佩皆復其常矣而獨綅冠素端何也且綅冠素端與夫纚之爲黑經白緯皆於經無考鄭氏之鑿說也由此論之禫非祭名也既祥則除矣孝子猶素縞麻衣而後禫其變也馴矣而又何綅冠之有蓋三年之喪既虞祔齊衰既練視大功既祥則麻衣輕於緦矣不言禫何時除是禫即除之名也曰是月禫汪肅之說是也

期喪禫制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此謂父在爲母也

喪服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禫注自所爲禫者也○疏慈母亦宜禫下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爲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慈母亦夫亦禫也特記文不具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注妾子父在厭也○疏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若異宮則禫之如下文言則亦猶杖也禫爲服外改徹奪之爾

宗子母在爲妻禫注宗子之妻尊也○疏賀場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禫若父歿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杖則不禫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尊常之禮謂杖章然嫌謂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尊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案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爲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爲妻然父在爲妻猶有其杖則父歿母存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爲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有其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乾學案期服有禫謂父在爲母及夫爲妻也其祭之儀節不知與三年之禫同乎異乎然禮言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既備此三者之節則必倣三年之禮行之矣是禮也自周至梁陳皆守而不變逮隋牛弘始廢十一月之練而祥禫猶如故至唐高宗世易母之期服以三年於是母喪無期服因無期服之祥禫而妻喪之祥禫亦廢矣古人之論妻服也謂彼以父服服我我故以母服

報之誠哉是言也後世妻服無祥禫之制則

妻喪竟等於諸期喪而與古禮大異矣

萬斯大與張仲嘉書禫祭欲補妻期亦服禫之說案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父母妻長子禫有禫亦當有練祥則雜記注專指爲母期故妻喪有子者已與子同一日也今制子雖父在爲母三年則妻喪有子者已服期而子服三年已爲妻之練也祥也禫也與子爲其母之練也祥也禫也先行其祭子之練也祥也禫也復設祭之禮古人父爲長子三年子爲父爲長子喪而有子者已與孫同服其練也祥也禫也已與孫亦同一日也今制父爲長子期則長子有子者其喪也已服期而孫服三年已爲子之練也祥也禫也先行其祭及其孫之練也祥也禫也復設祭之禮於此欲得兩盡之道不可不酌古今之宜妻喪未有子者其練祥禫祭當如期以行若其有子則當就子之練祥禫祭當如期以行若已有孫則當就而申其意可也爲長子而無孫者其練祥禫祭當如期以行若已有孫則當就其孫之練祥禫祭已爲主而致其哀可也然小記又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父在不得爲妻禫可知所以然者父主適婦已不得爲主故也此處宜分別書之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禮四品以下唯至庶人附禫祭○前一日掌事者先備內外禫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仍宿於外寢牢饌及器如大祥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拂几筵啓匱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唯設几筵於奠掌事者設罍洗篚於東階東南如常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座之左北墉下醴酒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爲長子者二年亦祥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祥服應禫服者著禫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設於座前訖執饌者出相者引主人降自東階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東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妣夫人某氏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鄉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祇薦禫事于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再拜內外皆

罭祝興跪進奠版於座還鑽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寢內相者內引妻妾女子子以下降自西階側還於寢祝闔戶與執鑽罍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以出祝置神主闔戶以降祔廟如別儀自禫之後內無罭者始飲醴酒食乾肉

祔廟六品以下○將祔卜日如常儀四品以下筮日如常儀掌事者先於始祖廟室內西壁下爲埽室四品以下無此儀前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及諸執事者俱散齋一日致齋一日前一日掌事者清掃廟之內外其廟應遞遷者皆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但遞遷者訖遂移牀幄以次遷神主置於幄座又奠酒脯醢以安神少頃掌事者徹饌以出掌廟者以次匱神主納於埽室訖六品以下但前一日掌事者清掃正寢之內外其日未明掌事者設曾祖之座於正寢室內之奠東向又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

右凡婦則祔於曾祖姑亦如之言曾祖及曾祖姑也祔於曾祖則曾祖姑配有事於尊可以及卑者六品以下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座東北皆右几餘同設主人位於東階東面西向設子孫位於南門內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於終獻東南俱西面北上設酒罇於堂上室戶之東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北向東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向東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爵三巾二加冪其爵數每廟三祔日內外夙興掌饌者先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六品以下其特牲之饌二座各俎一簋二餘同簋二鉶二酒罇二其二罇一實玄酒爲上一實清酒次之上罇加玄酒者重古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二品三品各八四品五品各以六六品以下各四主人及行事者各服祭服掌事者具腰輿掌廟主開神主置於座降出曾祖妣神主並而處右若祔妣則出曾祖妣神主而已執罇罍篚者入就位四品以下則主人以下皆入就位又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六品以下

云諸婦人位於西階西南餘與四品以下同 內外俱就靈室所祝進座前西面告曰以今吉辰奉遷神主於廟執奠者以奠升入進奠於座前祝納神主於匱置於奠西階子孫內外陪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遷神主入自南門升自西階入於堂諸子孫從升立於室戶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行事者從入各就位奠訖室前迴奠西面祝啓匱出神主於座奠降立於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各就位自內外各就靈室以下四品以下無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以饌入升自東階入於室各於神座前施設訖掌饌以下降出相者引主人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相者引主人入室進北面跪奠爵於曾祖神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主人出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室進東向跪奠於祖座前俛伏興出戶北面立皇祖及考皆如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孝曾孫某官封謚若無官封但云曾祖之靈祔母云曾祖妣某氏以下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藏其主待考同祔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先王制禮練主入祔宗廟上遷昭穆繼序是用適于皇考封謚以遷王考封謚若祔母云祖妣某氏以下祭祔孫某封謚無官封者但用以適遷云祖隨祔某孫若母同祔則云適遷于祖姑夫人某氏以嬪祔孫婦夫人某氏各隨所稱無官封者但云以適遷于祖姑某氏以嬪祔孫婦某氏謹以潔牲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祗薦于曾祖某官封謚曾祖妣某氏配祖某官封謚祖妣某氏配考某官封謚若祔母則云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尚饗興主人再拜祝進入奠版於曾祖神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人獻將畢相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詣酒罇

所酌酒入進北面跪奠於曾祖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亞獻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進東面跪奠於祖神座前考亦如之俛伏興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立西壁下東面再拜相者引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相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相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入徹豆還罇所贊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相者引主人出又相者引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徹饌以出掌廟者與祝闔寺者納曾祖神主於埳室出又以腰輿升詣考神座前祝納主於匱置於輿詣考廟出神主置於座進酒脯之奠於前少頃徹之祝納神主於埳室自掌廟者以下六品以下無齊衰三年其虞卒哭祥禫變除之節與斬衰同父在為母為妻當二祥及禫日月之期雖異其儀節則同焉服以下變除依其月算各以其日之晨備衰服升就位

哭盡哀降詣別室釋衰服著諸服又就位哭盡哀出就別室終日異門者至夕各還其家

政和禮品官喪儀禫○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備內外禫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入設几筵於奧主人及諸子妻妾子子仍祥服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服服禫服復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進立於靈座右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尚饗餘如大祥之儀贊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寢祝收几筵以出自禫之後內無哭者擇日乃祔如別儀

庶人禮禫○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備禫服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入設几筵

於奠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祥服服禫服復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立於靈座右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尚饗如大祥之禮贊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次自禫之後內無哭者祝收几筵以出

品官喪禮祔○將祔乃擇日以柔日前期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諸執事謂祝及贊者之類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之夕掌事者清埽廟之內外無廟者正寢之內外設祖考之座於廟無廟者於正寢或五位或三位或二位皆臨時視品秩設之尊者東向餘南與北柮向祭二世者止為南北位而已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座更不設祖考位其有考妣同祔則皆設之下依此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皆西向諸子孫位於庭北向西上其日夙興掌饌者具饌於階下主人以下入就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以饌升冬陳於座前設訖降出贊者引初獻盥手升自東階進詣東向位前以酹跪奠酒俛伏興又引詣次者位奠酒如初再詣東向位前面西立祝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某官封謚無官封謚者云某祖之靈謹以清酌庶羞祗薦於某祖某官封謚某妣某人某氏配餘依此例考某封謚若母先亡則云妣某氏配若祔妣則曰某祖妣某人某氏若同祔則如上儀皆言配如母亡而父在更不祔上為他室祭之也尚饗祝興主人再拜興降出贊者引主人詣諸座前各再拜乃復位次引亞獻盥手詣諸座前奠酒再拜如初不讀祝文復位引終獻亦如之復位贊者曰再拜左右皆再拜贊者引主人以下出掌饌者徹別薦酒脯之奠少頃徹之

乾學案政和禮凡品官喪儀後必列庶人喪禮唯祔則有品官而無庶人不知何故將當

時禮官遺之耶抑後世傳錄者偶軼耶

萬斯同曰開元政和二禮祔廟不在卒哭後而在三年禫後與古禮大異矣書儀家禮則於卒哭次日行祔禮祔畢返主於寢至大祥徹靈座而後主始入廟採古禮與開元禮而兼用之世人皆以為善愚竊以為廟者神之所處寢者人之所居以死者而處生者之寢毋乃褻越已甚乎況人死既葬則以入廟為安今也不忍遽離其親而俾神靈不得歸於廟是欲愛其親而反鄰於不敬矣何如蚤歸於廟者為幽明之兩得哉至於孫必祔祖為古之宗廟迭遷者言也後世無別廟之制祖考盡處於一堂則祔自不必拘昭穆之倒而獨祀其祖矣開元禮之並祭三代雖有戾於古禮此固可以義起者也又何必古人之是而後世之非耶

司馬氏書儀禫祭○大祥後間一月禫祭 士虞禮中月而禫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 是月之中隨便擇一日設亡者一位於中堂祝奉祠版匣置於座出之藉以褥主人以下不改服入就位俱立哭祝止哭主人降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設食亦同卒哭禮執事開酒主人斟亦如虞祭禮拜不哭改大祥祝辭云奄及禫祭又云祗薦禫事亞獻終獻闔門啓門復入就位皆如虞祭畢哭盡哀祝匣祠版奉之還於影堂主人以下從至影堂不哭退執事者徹饌

朱子家禮禫○大祥之後中月而禫 問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未為當

前一月下旬卜日 下旬之日擇來月二句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环珓盤于於其上西向主人禫服西向衆主人次之少退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炷香環珓擲於盤以一筊 仰為古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詞立於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某月某日祗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句 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也如大祥之儀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於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二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為禫祭祥事為禫事至

辭神乃哭盡哀洪
神主至祠堂不哭

儀節 主人以下具素服詣祠堂焚香 跪 告辭曰孝子某將祗薦禫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奉主就位 祝奉主櫝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置於座 序立 舉哀 哀止

降神 盥洗 以後至辭神並同大祥

拜興平身 舉哀 哀止

主 禮畢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神主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尚饗 母則改稱妣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丘濬曰案此條舊在大祥下今移於此案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大祥居復寢禫而牀笫是觀之則禫猶未可以食肉飲酒唯飲醴食脯而已而況大祥乎今擬禫後始飲淡酒食乾肉大祥後雖復寢至是乃臥牀庶幾得禮之意

朱子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云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服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議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即廢祭無可疑若

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楊復曰朱子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墳

明會典品官禮禫○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蓋喪至此計二十有七月前一月下旬卜來月三旬中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珓筊於其上喪主禫服西向衆兄弟次之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喪主炷香薰筊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即以筊擲於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直用下旬之日喪主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喪主焚香祝執版立於喪主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喪主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乃前期一日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喪主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置於座喪主以下皆哭盡哀乃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禮畢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

庶人禮禫○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既卜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乃陳器具饌其日夙興祝入拂拭几筵詣祠堂出奉神主置於座喪主及諸子子妻妾女子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神座右止哭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

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禫制有期追遠無
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尚饗祝興喪主哭再拜退
復位內外俱哭盡哀送神主還於祠堂

纘讀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充 大清會典纂修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五

喪畢吉祭

詩序玄鳥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
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同祭于契之廟歌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
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
大事○疏玄鳥燕也一名鳦祫三年喪畢祫于太祖之廟
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武丁爲太戊玄孫之孫禮三年喪畢祫于太祖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薨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
以新崩之主序于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羣廟之主祫合祭于契之廟故
詩人作歌○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于太祖不獨主于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是爲高宗而作祫故知是爲高宗之
後初祫于契之廟也○曾禮三年之喪畢則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儁也宣
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載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文二年經
書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彼是除喪而祫則知閔公之吉禘之前
亦當先
有祫祭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辛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
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正長域有也○箋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自契

至湯八遷始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古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常有邦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黍稷而進之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傳畿疆景大也員均荷任也○箋止猶居肇當作兆王居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衆多貌殷王之受命其宜也百祿是荷謂是擔荷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彼至也祁祁衆多何者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然言其沾潤無所不至也

乾學案此三年祔廟之禮於經傳所稱爲最古但謂之祫而不謂之禘與春秋不合也春秋謂禘于太廟此云先禘于其廟後祫于太廟杜預謂三年一禘此謂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皆不同也然名異實同予特著喪畢吉祭本於鄭氏以見後人誤解練而遷廟之說有必不可通者爾

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范甯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之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閔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禘宮廟也注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喪謀篡而爲之又非如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楊復曰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于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序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禘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譏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禘行于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僭用之于莊公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吳澄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爲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爲無知不考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眞聖筆也

趙汸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礿嘗烝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初諸儒私揆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會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書禮志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畢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

汪克寬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祔於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然則莊公葬已踰年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曰禘于莊公蓋以吉禮特祀于寢爾

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
於主烝嘗禘於廟注以新死者之神祔之于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
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同之于吉○疏三年禮畢致新死者
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
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襄公
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其後晉人
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酌與執膰
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又曰凡三年喪畢而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
喪那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
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
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
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
禘爾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
之爾耶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
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
禮也耶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

乾學案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王制則言喪三
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
緦不祭儀禮則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
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

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於主
烝嘗禘於廟服虔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
禘於廟爲此正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己古天
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敷衍謂卒哭之
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皆
不足信乎愚以爲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
禫之祭特祀死者於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
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豈謂喪服之
內亦行烝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爲作主立
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於他廟
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
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爲是言者
蓋卒哭而祔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

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於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爲時人所訾必欲求伸己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

左傳襄公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注禘祀一年喪畢之吉祭

乾學案吉禘于莊公傳范甯注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何休注云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作僖公主杜預注云三年喪終然後主入于廟參會三注祔廟之期可知已然猶有謂當以卒哭之明日祔主者請以三傳之文申繹之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曰祔而作主是作主之日即祔廟是主不過一日在寢矣虞而設几筵本欲以依神乃不數日而遽撤之依神之謂何但觀於主於廟對舉並稱主之不在廟可知矣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虞主即所謂祔而作主也埋于兩階不祔廟審矣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鄭氏以爲練時當遷廟與吉禘之傳不相合何氏曰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

遷朱子曰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又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劈其廟必先遷高祖于太廟夾室然後可以改劈其廟將納祖考神主又俟遷祖考于新廟然後可以改劈其廟納新祔之主斯言諒矣蓋古人謀事貴豫祧遷之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不可並舉故豫其期於練逮至三年喪畢而祧禮告成廟亦堅完然後可以徐奉吾親之主此古人用心之慎也或又

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即當納新主無曠日遲久之理也案曾子問篇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虛主爾斯亦姑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祏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獨壞廟爲然練時主入夾室三年審禘昭穆而祧之又何嫌於虛主乎若夫莊公薨二十二月而吉禘經猶譏其速成公三年二月書新宮災三日哭穀梁傳曰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宣公薨已二十九月猶言迫近三年入廟之

期迨一定不可易矣○又案開元禮書儀家禮會典神主入廟之禮並舉於大祥之次日蓋泥於公羊吉禘于莊公傳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然儀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祔廟之禮不可先於禫祭何氏曰是月者二十七月也當從古禮為正

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

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注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宰夫攝上故居上拭靜也自內也其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割禮有刲衈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告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大戴禮諸侯遷廟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君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某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曰請遵君降立于階下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遵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

溝渠祝下擯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鄉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乾學案朱子引大戴禮國君遷廟篇謂君及從者皆玄服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即此文是也中載君先至廟告徙即告于殯宮之几筵也士虞禮特牲饋食側亨于廟門外汪曰鬼神所在則言廟尊言之是寢亦可得稱廟矣但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祭義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是廟中方有碑也寢有碑未見經傳再據賈公彥儀禮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

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然則遷廟篇中所云出廟門其爲出殯宮無疑後曰擇日而祭即喪畢吉禘也豐廟遷廟二篇吳澄編入儀禮逸經中

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禘三年大祭之名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于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注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乾學案公羊傳以夫人爲僖公之夫人穀梁傳以夫人爲僖公之母氏皆與喪禮無涉故不載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沾甯注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占祭于大廟則其譏自明）

乾學案三傳皆論先禰後祖之義不及於喪畢之祭故皆不載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安求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爲禴案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于太

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案春秋魯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畢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祭之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每至二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再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

魏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衰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禘案太和六年用王肅議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祫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案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邈荅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祫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

乾學案通典此條列於元興三年議殷祭之後則此徐禪所議亦應在此故今列於宋志孔安國議前

宋書禮志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三年三月劉裕復京師次年改元義熙）三月安帝至京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田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于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于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于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案穆帝章皇后何氏崩於元興三年七月瑾與徐乾范泰等所奏俱在義熙元年四月後喪未滿一期故云然）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令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為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啓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優詔墮

稽傳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

乾學案安國之奏言其年四月應殷是指論義熙元年事也時章皇后未及一期自不宜殷祭劉瑾范泰俱引義執爭反致劾貶何也縱晉家故事不然要其議自正而安國必欲加之以罪不亦甚歟○又案泰等所議在義熙元年而安國劾泰等免官乃在二年六月當是追論其罪爾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于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緩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如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

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宜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魏書禮志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徧禘羣廟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舍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宜大祫六室

神祐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
常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
制既終二殷惟始禘祫之正實在於斯請付禮官集定
儀注制可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
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
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
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
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
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
而猶未禘王肅韋誕竝以爲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
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
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禘于羣廟亦
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
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
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舊唐書禮志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將祫享于太廟時議
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
祭義交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燦等議曰案禮記正
義引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
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
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當禘于羣廟又僖
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
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
當祫八年當禘祭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

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昭公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祫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依燦等議爲定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

乾學案史燦此議與文苑英華所載同若新唐書所載則過於疎略故今從舊書

陸淳禘祫說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若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可知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荅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乾學案禮大傳言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禘之所由設亦即後世儒者論禘之本也乃許叔重鄭康成輩皆以爲三年喪畢之祭得毋與大傳之文相背乎彼見春秋閔二年書禘于莊公以爲莊公之喪將畢故禘以致新死者之主不知此特慶父僭亂之所爲何嘗因莊公之喪乎況莊公之卒至是始二十二月其可謂之喪畢乎夫以慶父一時犯分之事而後人乃據之以

爲典要何其謬也陸氏之言深得制禘之意故錄之

宋史禮志眞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晝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案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宜改孟冬薦享爲祫享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眞宗神主祔廟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禘享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禮遂以孟夏薦享爲禘享

英宗治平元年有司準晝日孟冬薦享改爲祫祭案春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眞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案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於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間九禘八祫倒

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禮未應祫明年未禫亦未應禘至六月即吉十月合行祫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爲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禘祭謂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爲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爲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嘗權罷唯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常并行於季冬矣其禘祫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金史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

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
案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
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
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
禫祭踰月即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
時可為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
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
祫禮伏為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
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
孝懿皇后升祔以來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
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於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
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
上從之

陳祥道禮書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事以合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祫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疇僖公公羊曰大事者何祫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十二月入月喪未畢而祫且疇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疇僖公以譏之先儒曰禘而後祫僖公以十二月所少者四月喪畢也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吉者未可吉也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於閔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祫士虞禮曰哀薦祔事虞而欲合於先祖則喪畢之祭莫始于祫也踰年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爾則有事焉為禘可知此五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其廟然後祫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其言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于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左氏曰禘于僖宮武宮襄宮此魯之失禮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之非禮蓋此類歟

己一日

檀弓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注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注謂死者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疏言服親之喪已經三年可以弃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故唯忌日不為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下篇子卯為人君忌日鄭恐此忌日亦為子卯故云謂死日也

陳祥道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陳澔曰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也唯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吳澄曰忌日親之死日不樂有哀心也父母之恩至隆也然喪之當有限制故不過三年而止喪之限制止於三年親身雖已不存而孝子思親之情則無時而忘之故有終身之憂故所謂終身之憂者雖終身不解然不可時時毀滅而致有一旦殞滅其身之禍故所謂終身之憂者唯每歲於親之死日則哀慕如初死之時餘日則以禮節情而不常哀也

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忌日親亡之日忌日之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言夫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疏忌日不用非私事也

陳澔曰不用不以此日爲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爲不祥而避之也大日猶此日也此心極於念親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方慤曰練祥則心於又期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輔廣曰忌日當以喪禮處之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注言思親之深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注歸爲歸其宮也忌日死日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疏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若適子家殯宮也庶子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

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

孔叢子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

顏之推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舊唐書祝欽明傳欽明爲禮部尚書知政事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

盧邁傳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誡爲御史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奏狀曰臣案禮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也又案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即還家皆無忌日不受誓誡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俸

開元禮凡百官私忌日給假一日忌前之日聽還

宋史羣臣私忌開寶勅文應常參官及內殿起居職官等自今刺史郎中將軍以下遇私忌請準式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私第

封氏見聞記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唯不飲酒作樂會賓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御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玄忌日與賓客遊宴唯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賓客故施解故過自晦不與外接請假之由是在於此顏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寧無書見之理其

不知禮意乎

葉夢得石林燕語禮隸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隸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氏以隸爲及識當是有知之稱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爲假元豐編勅修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隸事祖父母者準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云爾然不當言隸事蓋誤用禮之文也原爲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死則爲不假存則爲假所以別於父母也若謂隸事爲及見之義而除服之後不及見父者矣而母安有不及見者乎法初行安厚卿爲樞密適祖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二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還就其說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爲天時一變爲有識欲以三月爲限衒過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也

乾學案唐宋之世士大夫遭忌日率多齋居謝客不預人事而朝廷亦有給假之令故元亘以私忌辭攝祭欽明以匿忌被貶官其時之嚴於忌日如此後世居官者不得給假不過陳饌一享燕居如平時其視古人爲何如哉

〔張子全書〕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禮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

〔二程全書〕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

〔侯子雅言〕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師聖師聖不往或問之師聖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

〔家禮〕忌日儀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止一位一卓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如祭禰之儀質明主人以下變服今擬用素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主徹

丘氏儀節

並如祭禰除去受胙一節其奉神主出就正寢

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若考妣及祖考妣近死則讀祝後加舉哀哀止

非考妣及祖考妣遠死則否餘儀皆如祭禰

祝文維某年歲月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或曾孫玄孫）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改此句爲不勝永慕旁親不用追遠感時一句止云不勝感愴）謹以牲醴用申奠獻尚饗

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朱子語類問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服各有等級聞先生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如何朱子荅云唐人服黲今只用白生絹衫帶黲巾○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布衫其巾亦然友人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畧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黲巾終日一日晚到閤下尚裹白巾未除○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之前不見客○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卓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忌日衣服飲食如何荅曰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但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問未葬不當時祭遇先忌如何朱子曰忌者喪之餘祭亦無妨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亦可暫停

（眞德秀讀書記近世大儒有忌日以黲衣巾墨衰受弔者或疑之荅曰禮不云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前世名家嫁女其篋中有墨衰一稱以爲忌日慰舅姑之服）

皆可
法也

丁晉公談錄艾仲儒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于歸時衣笥中得黑黲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李濟翁資暇錄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置訃不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齊閤飯不葷茹蔬晨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外賓抑容晝得議事暮當賓朋弔不必黃昏客遠者回也其晝也尺題留而不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挾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於子龍三日之不餐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抑制耶或聞近代有其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金史明昌元年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並給假一日

張萱西園聞見錄鄭克敬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康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飲食光祿卿人間七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忍食向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張吉哉化時爲工部郎以直諫謫景東州判官景東西南極邊俗鄙戾吉教之以禮義土官陶氏者遣其子桀來學聞教即善事其父遇母忌即斷酒肉不御其俗亦漸以變

李廉忌日荅問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疏云亮白客有遺謁於門者闇人辭焉他日客愠見李子再拜謝已而數曰君禮之不明於天下也又矣哉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於考妣忌日致齋於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奧倩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爲之罷社祝欽明以階親忌日而賑申州元旦以忌日辭攝祭而廿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艾仲孺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黲黑衣婦姒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著此服爾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每於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以時則當寒而煖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可則忌日接見賓客談笑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吾矣作忌日荅問辭夢禮教家類纂凡祭祀所以報本不可不重近世多不行四時之祭惟於忌日設祭前期不齋臨祭無儀祭畢請客飲酒皆非禮也今宜悉依家禮○忌日祭止本親用四蔬果小三牲考以妣配妣不援考

錢謙益初學集總公昌期行狀云公詔獄死狀祕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六月閣振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家人始得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爲四月爲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日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

仇氏家範凡遇忌辰請主出就正寢孝子素服詣祠堂考妣前焚香跪告曰服致祭是日不得飲酒食肉夜則出宿於外

張文嘉齊家寶要忌祭儀節質明主人以下素服詣祠堂考妣前焚香跪告曰今以某官某考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儀節同時祭用贊唱去飲福受胙○若考妣於讀祝後加舉哀哀止若祖考妣以上則改昊天罔極為云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謹奉顯妣孺人某氏配食尚饗若妣忌則不勝永慕謹以清酌庶羞用伸奠獻下云敬奉以配顯考某官府君尚饗餕如不曰祔食而曰配食配合用伸奠獻下云敬奉以配顯考某官府君尚饗餕如不曰祔食而曰配食配合也蓋夫婦得合食也○忌日變服高曾祖考妣衣用青素祖考妣玄冠白衣考妣白衣○陳敬止吉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蓋父母之恩與天無窮雖喪三年亦未足報故於是日追思哀慕修禋急切屏絕人事而獨致其情所以盡思親之誠伸終身之慕焉爾近世禮教廢弛此義不明雖當忌辰仍治私事無復哀戚於親亦恝然甚矣于情寧著是忍哉鄉先生翁廣平相當有言曰凡祭皆吉服而忌用縞素凡祭皆飲福而忌獨舉哀夫縞素舉哀非所以施之祭也故此祭宜與祥祭禫祭同類列於喪禮之末庶合事宜斯言良為有見

瞿式耜悔林漫錄祖先忌辰誠慮有欠而忘之者忘生於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值吾祖先之忌為吾上世先公所乎號辭踊之日者而若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合非忘本之甚乎無相關皆由不可知之誤也宜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為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惕示子孫勿忘

張獻翼家兒私語甲申之歲余年五十一矣二月十一日先妣葉太君忌日也余晨起著麻衣率三男詣所供先妣像於寢室而拜之嗚咽涕淚不能起仍命三男曰此余適母猶汝曹之於吾妻朱氏也余五十猶能慕親汝曹適母之服未闋朔望拜奠遂不知孺子慕何邪及傭保類諷余曰有生母高年在焉適母忌日喪服與哀何不降殺稍避之余曰吾聞為生母壓於生母者也

生日之祭

馮善家禮集說家禮親生辰無祭鄭氏曰祭死不祭生今俗皆有祭及觀義門鄭氏轢溪集云四月一日乃始遷祖初生之辰奉神主於有序堂上行一獻禮此為可據竊念親在生辰既有慶禮沒遇此日能不感慕如死忌之祭可也○生忌倪文貞維斗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府君曰歲序易遷生辰復過存既有慶沒寧敢忘追遠感時昊天罔極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追慕尚饗如同

姚旅露書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為暗忌生日為明忌宗中極重明忌親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焉族人其禮謁賀一如有日

顧炎武日知錄生忌說宣德間有馮善者著家禮集說有生忌之文云存既有慶沒寧敢忘予竊以為非禮也賈公彥云吉凶者以其親亡忌辰所以哀死也故死乃曰忌生安得謂之忌哉又見義門鄭氏家儀云生日之祭家禮俱無今以事亡如事存之禮推之似不可少以吉服就中堂位設行一獻禮祝文云歲序遷易生辰復遇生既有慶沒寧敢忘云云蓋馮善生所有慶二語本此家儀乃元人鄭泳所著合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增益成書觀曰家禮俱無又曰似不可少則亦以臆說未敢自信且不曰生忌而曰生日之祭似為近古晉人又有忌月之說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譏破其言南齊張融忌月三旬不聽樂總之率情隨禮宜無取焉

附　人子生辰

顏之推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親表聚集致譔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爾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酺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沒之後此事每絕

隋書高祖紀仁壽三年夏五月癸卯詔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露既降[illegible]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

經筵講官禮部奇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充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六

喪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注與賓客爲喪主也祔則宗子主之禮宜使尊者親同長者主之注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喪主也祔則宗子主之○疏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之喪注從父昆弟之喪○疏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婦是與服問違者服問所言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兄弟同居各爲其妻子爲喪主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如父在同居父主之親同謂同三年期者若父母喪則惟長子爲主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

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君之尊猶主其喪非此不主也大夫以下亦爲妻及適子適婦爲主也大夫

陸佃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主不必見也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故云夫人妻大子

陳澔曰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喪大記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褒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注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爾不敢當尊者禮也○疏此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少遠階下鄉云女有下堂爲此也無男主亦使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位也子雖幼則以褒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者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己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爲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辭所以使人攝及以褒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閾故四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

應鏞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繫於弔者而注繫以爲後不在之人理有不通之於喪也唯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無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上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之不拘爲後者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之否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屑爾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無事乎按賓也又何以攝主爲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

祭不於正室注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和廟○疏妾賤祔甲賤得主之名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自祔者以其祔祭於祖姑尊卑故自祔廟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殯祭不於正室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者崔氏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之妾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已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中而已自主之也

陸佃曰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使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注喪事虞祔乃畢○疏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亦爲之主虞祔之祭案小記云大功以上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冉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與死者無服謂祖免以外之兄弟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

乾學案孔疏前既以疏者爲小功緦麻後復記大功主人之喪爲之練祥再祭則小功主人之喪當爲之小祥一祭無服兄弟主人之

喪當爲之虞祔可知也此但言雖疏亦虞孔氏後說是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注喪無主也里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作宮者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朱子語類〕門人問雜記此條之說如此今某有姑處勢正同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朱子荅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可也

呂坤曰婦無喪主寧用東西家前後家及里尹而不用女與壻曰女所適人則其爲外人也不亦拂情亂常之甚乎女婦外父母兄弟家然期親壻亦緦親也閭胥里宰於死者何有焉

顧炎武曰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家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防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烏知禮意哉萬斯同曰婦人死夫家無族妻黨弗得主喪以婦人外成妻族不可以干夫族也然里尹與東西前後家寧親於妻之黨乎妻黨之親者不可外人之疎者反可何不情之甚也愚意下文或人之說當爲正禮故記者附著之而注家反詆以爲謬何也儻此說爲謬則記者亦不必言之矣故此條之解斷以後說爲正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疏士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後子身爲大夫而死則父母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此死者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父不得用大夫之禮陳澔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貴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

喪服小記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爲無主後者之婦也婦人外成○疏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或無適子適婦爲正主以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婦攝女主必使喪家異姓也異姓同宗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也

徐師曾曰此言立喪主之義爲無主後者言也男主使同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各從其親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疏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爲之主喪故云主人喪也有二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爲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爲主故大功者主之爲之練祥再祭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爲練祥則虞祔亦爲之可知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爲之近祭故大功之祥及練小功緦麻爲之練朋友但爲虞祔也○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爲之練祥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若又無期則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

田瓊曰劉德議問朋友虞祔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朋友思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催但後

日不常祭之爾

應鏞曰責人必以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交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爲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親者不能而安祔死者之精神雖死者可爲之然又必有妻子則爲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略也凡此皆爲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疎而爲之節若盡送往撫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恤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惸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儻睹之舊其可以恝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當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當或墻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可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大夫不主士之喪注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之○疏謂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婦之喪虞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

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之祔則舅主之注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疏虞與卒哭在寢故其夫或子得主之祔是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疏士喪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故也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

陸佃曰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

吳澄曰陸說於文爲順此一節蓋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上而無爲大夫者士之位卑不可攝大夫之喪唯宗子爲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故可以士而攝主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則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也上言大夫不主士之喪義重非是宗子謂主喪之人非謂已死之人也

乾學案此宗子當指生者說若依孔疏則是大夫攝士非士攝大夫矣陸氏吳氏之說得之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注親質不

崇敬也○疏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注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己也予疏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案士喪禮君弔主人不拜賓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鄰國君弔君爲主拜賓則主人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爲主季康子拜而稽顙成踊彼爲主人故中庭拜今不拜曾子問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注怪時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疏嘗禘郊社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未知桓子以魯哀公出公也○疏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辭正也曾子時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之已久故云自桓公始康子亦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與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康子之過也

方慤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二孤則莫適爲主二主則莫適爲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季康子之過也注孰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未知桓子以魯哀公出公也○疏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辭正也曾子時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之已久故云自桓公始康子亦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與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康子之過也

方慤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二孤則莫適爲主二主則莫適爲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疏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賵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録之

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春秋定公四年秋七月劉卷卒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疏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當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爲諸侯主所以爲賢

通鑑秦莊襄王七年韓王往弔信陵君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通典晉韓伯爲殷靈符問或人荅云昔亡伯喪未除而祖母見背從兄不廢父喪主而爲主居廬郤太尉來弔不以爲非禮也○宋庾蔚之謂父喪內祖亡則應兼主

二喪

晉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云何范宣荅曰一身當爲兩喪之主○庾蔚之謂應別室爲廬兼主

二喪

有祖喪而父亡立廬議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爲孟使君持重光祿喪庭便無復主位於禮云何周續之云禮無曉然之文意謂嗣子宜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可闕三年

正主邪

梁天監四年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赴今日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主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奉盛禮

開元禮凡主兄弟之喪雖疏必虞此爲兄弟或在他方或無後嗣而爲之主

朱子家禮立喪主凡主人謂死者長子孫承重者專奉饋奠主婦謂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

朱子語類朱子荅妻踰期孰爲祭主之問云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但用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

○朱子荅朔祭子爲主之問云凡喪父在父爲主子無主喪之禮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妻子之喪○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問今制夫爲

妻服期子爲母齊衰三年則夫之大祥乃子小祥之祭子之大祥禫祭夫已無服可以夫爲祭主祝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可乎朱子荅云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須改其祝辭亦不必言爲子而祭○李孝述問云先兄居適長已娶無子而沒或以爲母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如何朱子荅云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爲立後尊厭之說非是又問誰主其喪朱子荅云旣已立後何有此疑又問云先兄嘗抱一襁褓之子爲嗣旣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兩月而此子卒前者仰問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主祠板之題而從弟稱旣領尊教始悟其非猶疑不能執喪問之伯量彼云嘗以此仰問先生荅云有攝主愚案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孝述攝也乃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慮先兄之後爲同宗子之子不知亦謂之適孫否若可謂適孫則廟祭當使爲主未知襁褓之子即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邪若即可主祭則今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案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以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

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明會典立喪主謂長子無則長孫無則衆子主喪者之妻無則

主婦亡者之妻無

〔王廷相荅劉遠夫論喪禮書承示父在母亡父自主其喪之論竊詳先儒多以喪服小記爲據今考之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氏注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于祖廟尊者宜主焉及考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來日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祔祭祝辭云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由此三辭觀之皆其子主祭事矣今詳小記之義蓋謂諸子之婦亡者無子則虞卒哭之祭其夫主之有子則其子主之至於祔廟則其舅主焉爾謂之舅與婦對言也非謂父在母喪之云也家禮本之書儀或者緣此而誤遂以虞卒哭並祔通爲父主之也僕初纂時亦止據家禮注書入未至詳考遂前後不倫爾承教多謝然僕竊有說焉夫在妻亡有有子者有無子者有其夫自主亦禮也古今諸禮書皆無明證若以儀禮及家禮祭儀論之皆子祀父母之文也以夫行之於妻仍爲過重今宜斟酌纂之何如且如父在母亡其子率諸子孫內外之人舉卒哭祥禫之祭但其父略先拜奠以休他所而後長子率諸子孫內外之人舉行其夫在妻亡而無子者亦當別定節儀比之子祭父母少爲簡省另爲祝文去其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及叩地號天五情縻潰之辭如此庶得禮意周盡而於先王禮之未備者有所裨補家禮立喪主之下注了冉爲更定喪服小記之說不必盡以爲準亦無不可者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雜故也

汪琬曰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不敢主亦也何爲其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問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者喪必訃訃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他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何爲不主諸婦之喪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親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何爲不主諸婦之喪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爲士者可攝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爲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讚之訃告必刪名其間其始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萬斯大學禮質疑武林張仲嘉著齊家寶要有云父母之喪長子爲主無則次子或長孫主之予謂當改云無長子則長孫主之此古人重適之意因引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孔子曰立孫爲據及人只秉季謂予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禮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末俗之私見也子亦知適孫爲主即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當次子主之予曰若是猶未明乎承重之謂矣古人祔子無問衆寡爲父後者止適長一人是謂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爲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爲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爲祖後也爲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爲父同此承重之義也適孫爲後則知所謂正體之重庶子不得傳之矣庶子夫祖非無庶子而必以適孫不得傳重則爲喪主者非適孫而誰庶子何以不得傳重也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大傳曰庶子不祭

明其宗也觀此則庶子不得傳重而得爲喪主乎使庶子而可爲喪主則適孫可無承重矣使適孫而不爲喪主則所謂承重者爲何矣今天下喪禮廢壞獨適孫承重律令著之通俗行之稍見古人爲後之義於此而更忽之則古意亡矣士君子之所深憂也曰適孫爲主庶子反無所事乎曰非也喪主者喪禮所謂衆主人也古禮唯擯踊哭泣衆服苴絰衆主人所同而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凡成禮於喪中者主人所獨今世居喪儀節大異古初子孫不分適庶槩施而無別孰謂其無所事也曰然則庶子於父喪亦各有所重適孫何以得專主郊曰庶子之均其儀節亦庶子之不欲自異於適爾謂各有所重何以庶子先父而死者其子不爲祖承重乎觀此則庶子無所重而重在適孫也庶子雖叔父之尊不得以其爲兄子而厭之矣曰庶子鉶不厭然居喪儀節適孫即適庶既均適孫之爲主者於何見之曰勢重者難返欲一旦復古禮於今日有所不能就今言今唯祝辭及名剝之通於外者先適孫而後庶子存古意什一於千百而已矣曰如適孫復死則如之何曰今制不有曾玄承重者乎謂之承重則母問曾玄服斬與孫承重同服同則其爲喪主亦無不同次子亦不得而專之也故次子爲喪主者必長子無子或適孫曾無子不得已而後爲之乃可爾古人無子孫者兄弟主之無兄弟者族人主之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尹主之蓋喪有無後無無主聖人盡禮之變而爲之制若言其常禮則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之爲喪主其可得而移易也

攝主

張獻翼曰子長嫂没長兄會試在燕京子在傍荅弔者之拜因而謝焉記云爲賜而來者拜之況嫂叔乎及舉殯則吾兄主之可無事於荅拜矣此等之禮隨時斟酌不可預定者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注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士卿代君聽國政大祝禆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禆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禆冕絺冕也玄冕則大夫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某夫人之氏也升眞幣于殯東几上哭降注几筵于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注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朝奠注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注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疏熊氏云下稱眞幣于殯東則此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禆冕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自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靜故命毋哭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案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所主幣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三日衆主人

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注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稱
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注宰宗人詔贊君事者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
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注奉子者拜哭祝宰宗人
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
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注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冥出注亦謂朝奠大宰命祝
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疏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也大宰大宗大祝皆稱冕者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經不云升堂者文不具爾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入門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而哭則止也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為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於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南也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幸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

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案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祝宰宗人等以子稽顙哭故亦哭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左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知朝奠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案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據於禮簡略不暇待三月也上見殯之時既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疏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以文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使卑攝主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也不云稱最者未葬尚稱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言東帛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絰自依常禮也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言五祀互相明也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為非禮以譏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

立後

舍其孫而立其子 注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注居讀為姬姓考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 注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襄魯大夫 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注伯子為親者隱爾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注據周禮○疏公儀仲子亡檀弓與之為友又非處他邦為之著免故為重服譏其失禮也注云

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

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疏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鞅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子游既與惠子為朋友應著弔服加絰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幾之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幾之麻衣如雪又間傳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幾之者據牡麻絰為重弔服弁絰大如總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絰與齊衰絰同故云重也大夫之寢位在門東近北則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近南並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今以此為證故云明矣子游弔在臣位適子既嚮南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

焉鄧子游麻衰議書曰盛德不抑侮使彌牟能知禮耶是君子也當直言以救失為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矜其不能提耳喻之何抑侮之為乎觀文子未正虎位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候告者而行之偃奈何以廣自許以抑待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己之明又非美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以匡其失而回適若此設使立人之朝謀人之政至於講大禮臨大節獻可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怪而已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徇物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馬晞孟曰死喪之威致哀戚者惟兄弟而已若朋友皆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為袒免檀弓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有過焉以為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為之服所以視其親言唯親則有可正之

愚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唯臣則有可正之義

邵寶曰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之以麻衰禮歟非禮也然則二子之服之也何居將以明禮也將以明禮而自蹈於非禮可乎昔者孟子嘗以仁術為言假非禮以起問者而率人於禮近於術矣何不可之有

石駘仲卒注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注尊絜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注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方慤曰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且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為有知也

公羊傳公注隱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長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

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賢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桓何以貴母貴也注據桓母右媵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女愛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爲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絶之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辭逐可知矣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吾立乎此攝也注皆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注馮與督共弒在桓二年冤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言死而讓聞不爭原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六月辛巳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注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注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注齊諡禂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注公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注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嫡之子注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注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注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注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注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注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注退避位也）公使共劉視之（注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注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注畏康子也傳備言季氏家事）

宋書禮志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爲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於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

自宜紹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網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蚤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參議爲允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蚤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温之江長議並以銑爲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

即纂國統於時既無承繼虔季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
饗故自與世數而遷豈容烝嘗無闕橫取他子爲嗣爲
人後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
無緣降廟就寢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妥議
北齊書刁柔傳天保中柔爲中書舍人參議律令時議
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
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孫弟柔以爲無適孫立適曾孫
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
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適
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
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
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
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腹而立弟衍仲子

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仲子爲親者諱爾立子非也文
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
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
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
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
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
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
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
立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
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
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
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適子死而立
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又豈宜舍其子而立其弟或

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適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適名適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適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唐律諸立適違法者徒一年即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

疏議曰立適者本擬承襲適妻之長子爲適子不依此立是名違法合徒一年即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謂婦人年五十以上不復乳育故許立庶子爲適

皆先立長不立長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依令無適子及有罪疾立適孫無適孫以次立適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適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玄以下準此無後者爲戶絶

唐六典吏部司封郎中員外郎掌邦之封爵諸王公侯伯子男若無適子及罪疾立適孫無適孫以次立適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適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玄以下同此無後者國除

宋史禮志神宗熙寧八年禮院請爲祖承重者依封爵令立適孫以次立適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適孫同母弟如又無之即立庶長孫行斬衰服於是禮房詳定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適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

於商禮則適子死立衆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適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適子死無衆子然後適孫承重即適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時知廬州孫覺以適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潤州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請祖母亡有適曾孫次莊爲適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適子死無諸子即適孫承重無適孫適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陳祥道禮書〕子服父三年以其傳重也孫服祖期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期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絶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又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以爲太子死而無後則立適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適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姪娣子姪娣子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子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適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適宝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爲適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適嗣何以嫡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爲後者也有正體而不傳重適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有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然傳至適孫適孫無後則必立適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適者傳襲若無適子及有罪疾立適孫無適孫以次立適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適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若然是無適孫則舍適孫母弟而上取適子之兄弟無適曾孫則舍適孫母弟而上取適孫之兄弟適孫母弟適子之子宜立而不立適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之是絶正統而厚旁枝矣與禮大宗不同絶云不亦異乎

元史世祖至元四年詔諸用廕者以適長子若適長子有廢疾立適長子之子孫曾玄同如無立繼室所生如無立次室所生如無立適長子同母弟曾玄同如無立繼室所生如無立次室所生如無立適長子同母婢子如絶嗣者旁廕其親兄弟各及子孫如無旁廕伯叔及其子孫

明會典凡封爵典制洪武初定親王適長子年及十歲立爲王世子如或以庶奪適輕則降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王世子承襲親王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如無適長子以庶長子承襲親王次適子及庶子年至十歲皆封郡王郡王受封并郡王適長子襲封者亦行冊命之禮如無適長子以庶長子承襲世子適長子封世孫郡王適第一子封長子（）萬曆十年議準親王薨逝其子應襲封及世孫承重者先請勅管理府事俟服制已滿方許請封不得服內陳乞若薨而絶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爲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該有期功服制亦先請勅管理府事俟本等服制滿日請封日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受以本等爵級不準加封若嘉

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準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凡庶子襲封萬曆十年議準就郡王娶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爲庶子如適子有故庶子襲封父爵定以庶長承襲若有越次承襲朦朧奏擾者將本宗參罰究治輔導官并同謀撥置之人行巡按御史提問擬罪

凡襲職替職洪武二十六年定軍官亡故年老征傷須以適長男承襲替職或適長男蚤喪及篤疾殘疾則以適孫襲替如無適子孫則庶長子襲替若適庶子孫俱無方許弟姪襲替○永樂二年題準軍職正妻無子其妾婢所生子均爲庶子不論母之次序止以年長者承襲○嘉靖三十七年例軍職娶樂人之女爲妾生子雖係長男亦不準襲令無嫡庶次男承襲如無庶次男取

大次房應襲之人承襲戶無應襲之人即行停革○萬曆十二年題準大臣恩蔭武職必須世適或適長子孫別有職事方許次房借蔭次房亦有職事方及再次待後身終及應替日仍還適長子孫世襲若一家二蔭或原有世職則以職大小爲序職大者與長房次者與次房例前襲過者候身終日改正

明律凡立適子違法者杖八十其適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長子不立長子者罪亦同

王廷相曰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人適子死立適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子立衍守祖道也立孫周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適所以重宗一統消覬覦而絕禍變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曾孫無適曾孫立適孫之弟先支後庶可也無則上求適子之弟立之無適弟而後及庶弟焉由是而行人倫正天理公而天下萬世非分覬覦之心絕矣曰有適而立庶者何也曰此亂世之道啓爭端者也不可以爲訓也